

德

圖偏安 陛下六飛時巡越在海際天下之愚
夫愚婦咸願伸鋤奮挺以致死於敵而陛下
審重此舉累年於茲雖嘗分命將臣鼎峙江漢
僅令自守以待敵不敢遠攻以取勝是以天下
忠憤之氣日以沮喪中原未蘇之望日以衰息
歲月易久汙染漸深趨向一背不復可以轉移
此其利害誠為易見飛待罪閭外不能宣國威
靈致神州隔於王化虜僞穴於宮闕死有餘罪
敢逃司敗之誅 陛下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

斷已堅何至今日尚未決策北向臣願因此時
上稟陛下睿美不煩濟師止以本軍進討庶
少塞瘼官之咎以成陛下寤寐中興之志順
天道之因民之情以曲直為壯老以逆順為強
弱萬全之效茲焉可必惟陛下力斷而行之
疏奏御札報曰覽卿來奏備見忠誠深用嘉歎
恢復之事朕未嘗一日敢忘於心正賴卿等乘
機料敵力圖大功如卿一軍士馬精銳紀律修
明鼓而用之可保全勝卿其勉之副朕注意飛

奉詔將行乃復奏以為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
之地臣願陛下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
帥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之所向人
用命臣當仗國威靈鼓行北向未報而薊瓊叛
初飛既還軍張浚竟用呂祉為宣撫判官王德
為都統制護其軍瓊果大譟訟德於浚乃以
張浚為宣撫使楊沂中為制置使呂祉為安撫
使而召德以本軍還為都督府都統制瓊益不
服擁兵詣祉執祉以北道殺之盡其眾七萬走

偽齊降虜人懼豫得兵多頗分散其兵糧廩亦
不厚者降者皆有悔意至是浚始悔不用飛言
於是上詔報以兵叛之後事既異前遷都之
舉宜俟機會飛復上奏曰叛將負國臣竊憤之
願進屯淮甸伺番偽機便奮擊期於破滅降
詔獎諭而不之許詔飛以舟師駐於江州為淮
浙聲援時聞虜已廢偽齊先是六年飛在襄漢
豫兵連歟其爪牙心腹之將或擒或叛雖已不
振然依虜人之勢猶可以立飛知拈罕主豫而

兀朮常不足於粘罕可以間是年十月謀報兀
朮欲與豫分兵自清河來上令飛為備俄而
兀朮遣謀者至為邏卒所獲縛至前吏請斬之
飛愕視曰汝非張斌耶本吾軍中人也引至私
室飛責之曰吾嚮者遣汝以蠟書至齊約誘致
四太子而共殺之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
帝已許我今年冬以會合寇江為名致四太子
於清河矣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謀冀緩
死即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偽齊同謀誅兀朮事

且曰八月交鋒我窮力相攻彼已不疑江上之約其遂矣事濟宋與齊為兄弟國因謂謀者曰汝罪萬死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宜以死報刳股納書厚幣丁寧戒勿泄其事謀唯拜謝而出復召之還益以幣重諭之乃遣至於再三謀徑抵兀術所出書示之兀術大驚馳白其主於是清河之警不復聞豫隨廢奪飛上奏謂宜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豫之廢也虜懼中原有變乃紹謂人曰且迎

少帝未矣謂欽宗皇帝也百姓日夕延頸以俟久而不然而勢且定矣虜假手於豫以撫定梁宋齊魯之地豫竭力結粘罕兀術惡之又鄙瓊之叛虜懼其有眾因飛之用間兀術得以藉口而行其謀豫之廢蓋一機會也上遣江詔至江州就賜茶藥酒果及錫宴勞飛且賜手札嘉獎紹興八年飛還軍鄂州復累請於朝秦檜難之令條具曲折飛歷涉其利害以聞不報五月謀報金人駐兵京師順昌淮陽陳蔡徐宿等

郡期以秋冬大舉南寇又分三路兵聲言欲與
飛戰 朝廷第令為備命飛明遠斥候習水戰
閱軍實為待敵計不發兵深入飛日夜訓閱更
迭調軍屯襄漢備守而已是秋召飛赴行在金
人遣使議和將歸我河南地飛入對 上諭之
飛曰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
恐貽後世譏議 上默然宰相秦檜聞而惡之
已而金使至和議決 上復賜親札歸功於飛
紹興九年正月復河南赦天下飛表謝亦寓和

和議未便之意十一日授飛開府儀同三司加
食邑時三大帥皆以和議成進秩一等飛獨力
辭且謂虜情變詐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以備
不虞不可行賞論功取笑夷狄萬一臣冒昧而
受將來虜寇叛盟似傷朝廷之體 上三詔猶
不受復溫言獎激不得已乃拜飛益訓兵嚴備
分遣質信材辯者往伺虜情 上方遣齊安郡
王士儂等謁諸陵飛請以輕騎從士儂洒掃實
欲觀釁以伐敵人之謀且上奏言虜人以和款

我者十餘年矣不悟其奸受禍至此今復無事
請和此殆必有肘腋之虞未能攻犯邊境又豫
初廢藩籬空虛故詭為此尔名以地歸我然實
寄之也秦檜知其意即奏新復故地之初止賴
大將撫存軍旅賜詔褒諭而止其行又勅飛凡
新界軍民毋得接納其自北而來皆送還之所
遣渡河之士悉令收隸毋得往來紹興十年夏
金人叛盟犯拱亳諸州上大以飛言為忠五
月下詔命飛竭忠力圖大計頒奇功不次之賞

崇戰士捐軀之典開諭兩河忠義之人約結招
納賜札曰金人過河侵犯東京復來占據已割
舊疆卿素蘊忠義相深憤激凡對境事宜可以
乘機取勝節約招納等事可悉從便措置若事
體稍重合稟議者即具奏來初豫之未廢也本
朝使人張邵留虜中久嘗上其元帥阿靈五書
以景延廣之事感動之時又有謂虜之謀齊也
久矣豫既立歲遣將數百騎來巡邊豫必出郊
迓之所以習之使不疑也豫厚斂以行賂自固

而失人心自以為泰山之安而不知身已在其
掌股間久矣及其廢也以一羸馬負之而往而
人莫哀之瓊之叛飛之間亦速之也虜既敗盟
飛以得警報奏乞詣在所陳機密會劉錡在順
昌與虜抗告急詔飛助之飛遣張憲姚政赴順
昌復奏請覲 上遣李若虛至飛軍賜札曰金
人再犯東京賊方在境難以召卿今遣李若虛
就卿商量又曰施設之方則委任卿朕不可以
遠度也飛遣王貴牛皐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

寶等提兵自陝以東西京汝鄭穎昌陳曹光蔡
諸郡分布經略又遣梁興渡河會合忠義社取
河東北州縣又遣官軍東援劉錡西援郭浩控
金商之要應川陝之師而自以其軍長駟以闖
中原將發齋澣閉閣手書密奏言儲貳事其略
曰今欲恢復宜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
厥居以示無忘復讎之意先是八年秋飛因召
對議講和事得詣資善堂見孝宗皇帝英明雄
偉退而喜曰中興基本其在是乎家人問故飛

曰獲見 聖子社稷得人矣其乞入見也蓋欲
面陳大計及李若虛來乃上疏言之 上得奏
歎其忠賜札報曰非忱誠忠謹言不及此六月
授少保兼河南府路陝西河東河北路招討使
飛以無功辭不受 上詔諭之曰卿陳義甚高
朕所嘉歎第惟同時二三大帥皆以次受命卿
欲終辭異乎遠伯玉之用心也飛乃不敢辭尋
改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及會合
之士皆響應相繼奏功李寶捷於曹州又捷於

宛亭縣剽擄殺其千戶三人及大將鵠旋郎君
又捷於渤海廟閏六月張憲敗虜於穎昌府二
十日復穎昌府飛親率大軍去蔡而北 上以
飛身先士卒賜札獎諭張憲遂進兵陳州二十
四日破其餘三千餘騎翟將軍益兵以來復敗
之獲其將王太保復陳州韓常及鎮國大王邪
也李董再以六千騎寇穎昌二十六日董先姚
政敗之是日王貴之將楊成破賊帥漫獨化五
千餘人於鄭州二十九日劉政復劫之於中牟

捷下校增於字

縣獲馬三百五十餘匹驢騾百頭漫獨化不知存亡七月一日張應韓清復西京破其衆數千牛臯傳選捷京西又捷於黃河上孟邦傑復安永軍初二日其將楊遇復南城軍又與劉政捷於京西偽守李^季成王勝等以兵十餘萬走棄洛陽歸懷孟時大軍在穎昌諸將分路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鄆城縣兀术大懼會龍虎而王其號者於東京議以為諸帥皆易與獨飛孤軍深入將勇而兵精且有河北忠義響應之助其鋒不

晚且字

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朝廷聞之以飛一軍為憲賜扎俾飛審處自固飛曰虜之技窮矣使誠如諜者言亦不足畏也乃日一出軍挑虜且罵之兀术怒其敗初八日果合龍虎與蓋天而王其號者及偽昭武大將軍韓常之兵逼鄆城飛遣岳雲領背兔游奕馬軍直貫虜陣謂之曰必勝而後返如不用命吾先斬汝矣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得馬數百匹楊再興以單騎入其軍擒兀术不獲手殺數百人而還初兀术有

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凡三人為聯號拐子馬
又有號鉄浮圖如牆而進官軍不能當所至屢
勝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諸將懼飛笑曰易耳
乃命步卒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
子馬既相聯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
僵屍如丘山兀术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
勝今已矣拐子馬由是遂廢兀术復益兵至郾
城北五里店初十日背兔部將王剛以五十騎
出覘虜遇之奮身先入斬其將阿李朶孛董賊

大駭飛時出視戰地望見黃塵蔽天衆卻飛曰
不可爾等封侯取賞之機正在此舉自以四十
騎馳出都訓練霍堅扣馬諫曰相公國之重臣
安危所係奈何輕敵飛以策擊堅手麾之曰非
尔所知乃突戰賊陣前左右馳射士氣增倍無
不一當百呼聲動地一鼓敗之捷聞上賜札
曰覽卿奏八日之捷虜以精騎衝堅自謂奇計
卿遣背兔游奕迎破敵鋒誅其首領實為雋功
然大敵在近卿以一軍獨與決戰忠義所奮神

明助之再三嘉嘆不忘於懷又遣內侍李世良
詣飛傳宣撫問賜金合茶藥金千兩銀五萬兩
錢十萬緡尋又賜錢二十萬緡半以賞復鄭州
兵半以與宣撫司非時友用兀朮又率其衆併
力復來頓兵十二萬於臨潁縣十三日楊再興
以三百騎至小商橋與賊遇殺虜二千餘人并
萬戶撤八孛董千戶百人長毛毛可百餘人再
興死之再興賊曹成將也戰敗被執飛釋縛用
之戒以盡忠報國卒能盡力焚其屍得箭鏃二

升蓋堅忍不畏死不止也張憲繼至破其
潰兵八千人兀朮夜遁鄆城方再捷飛謂雲曰
賊犯鄆城屢敗必回鋒以攻潁昌汝宜速以背
兔援王貴既而兀朮果以兵十萬騎三萬來於
是王貴將遊奕雲將背兔戰於城西虜軍自舞
陽橋以南橫亘十餘里金鼓震天城堞為之搖
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進
自辰至午戰方酣董先胡清繼之虜大敗死者
五千餘人殺其統軍上將夏金吾失其名并千

戶五人擒渤海漢兒王松壽女真漢兒都提點
千戶張耒孫千戶何黎不左班祇候承制田瓘
以下七十八人小番二千餘人獲馬三千餘匹
及雪護欄馬一金印七元木遁去副統軍粘汗
孛堇重傷輿至汴京死十八日張憲之將徐慶
李山等復捷於臨潁之東北破其衆六千獲馬
百疋追奔十五里飛以郟城諸捷聞上喜賜
詔稱揚其功曰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師臨
陣何啻百戰耒聞遠以孤軍當茲巨孽抗犬

羊並集之衆於平原曠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
者也復詔賜錢二十萬緡犒軍是月梁興會太
行忠義及兩河豪傑趙雲李進董榮牛顯張峪
等破賊於絳州垣曲縣虜入城復拔之擒其千
戶劉耒孫等一十四人獲馬百餘匹及器甲等
又捷於沁水縣復之斬賊將阿波那千戶李孛
堇完死者不可計又追至於孟州王屋縣之邵
原漢兒軍張太保等以所部六十餘人降又追
至東陽賊棄營而去追殺三十里獲其所遺馬

八匹衣甲刀鎗旗幟無數又至濟源縣之曲陽
破高太尉之兵五千餘騎屍布十里獲器械鎗
刀旗鼓甚衆擒者八十餘人高太尉引懷孟衛
等州之兵萬餘人再戰又破之賊死者十之八
擒者百餘人得驢騾二百餘頭高太尉以餘卒
逃又敗之於翼城縣復其縣又會喬握堅梁興
董榮等復趙州李興捷於河南府又捷於永安
軍中原大震動飛上奏以謂趙俊喬握堅梁興
董榮等過河之後河北人心往々自亂願歸朝

廷金賊既累敗劔虜酋兀朮等皆令老少渡河
惟是賊衆尚徘徊於京城南壁近却遣八千人
過河北此正是陛下中興之機金賊必亡之
日苟不乘時必貽後患檜沮之第報楊沂中劉
錡新除而不言所遣飛獨以其軍進至朱仙鎮
距京師總四十五里兀朮復聚兵且志京師兵
十萬來對壘而陣飛按兵不動遣驍將以背蒐
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奔還京師飛令李興
檄陵臺令朱正甫行視諸陵葺治永安永昌永

熙凌神臺枳橘栢株之廢伐者補之先是飛自
紹興五年遣義士梁興敗金人於太行殺其馬
五太師及萬戶取光祿破平陽府神山縣遣張
橫敗金人於憲州擒嵐憲兩州同知及奇嵐軍
軍事判官遣高岫魏浩等破懷州萬善鎮又密
遣梁興等宣布朝廷德意招結兩河忠義豪傑
之人相與犄角破賊又遣邊俊李喜等渡河撫
諭申固其約河東山寨韋詮等欲斂兵固堡以
待王師之至烏凌思謀虜之黠酋也亦不復制

其下但諭百姓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當迎降
或率其部伍舉兵來歸李通之衆五百餘人胡
清之衆一千一百八人李寶之衆八千人李興
之衆二千人懷衛州張恩等九人相繼而至白
馬山寨首領孫淇等偽統制王鎮統領崔慶將
官李覲秉義郎李清及崔兇劉永壽孟臯葉旺
等皆全所部至麾下以至虜酋之心腹禁衛如
龍虎下忙查千戶高勇之之屬及張仔楊進等
亦密受飛旗榜率其衆自北方來降韓常又以

相下有開德字

穎昌之敗失夏金吾夏金吾兀朮之壻也畏罪不敢還屯於長葛密遣使願以其眾五萬降飛遣賈興報許之是時虜酋動息及其山川險要飛盡得其實自磁相澤潞晉絳汾溫豪傑期日興兵皆所揭旗皆以兵為號聞風響應及是朱仙鎮之捷飛欲乘勝深入兩河忠義百萬聞飛將渡河犇走惟恐後各齎兵糧以餽義軍戴盆焚香迎拜而候之者充滿道路虜所置守令熟視莫敢誰何自燕以南虜之號令不復行矣兀

木述以敗故復簽軍以禦飛河北諸郡無一人從之者乃歎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飛亦語其下曰此行殺虜人直到黃龍府當與諸君痛飲方畫受降之策指日渡河秦檜私與金人力主和議欲盡淮以北棄之聞飛將成大功大懼力請於上下詔班師初檜之歸也撻辣郎君實送之至淮以舟載之使歸檜之妻王仲山之女仲山有別業在濟南為取數千緡助其行其後撻辣統兵犯淮甸命魏良臣王繪

使其軍捷辣數問檜動靜且稱其賢檜自言殺虜人之監已者而南犇然盡室同載臧獲亦與之俱非遁明矣逮其為相薦良臣為都司未幾除從官蓋欲弭其言尔王守道庸人亦與檜同在虜中偕檜南歸無資考薦章遽與改秩又以為樞密院計議官檜之在虜中也亦與室撚喜善洪皓之歸嘗言及室撚寄聲檜怒皓竟貶廣南或言檜嘗為虜酋作檄文有指斥語親王楷府卒有自虜中逃歸者時虜方求索逃亡急二人

走蜀投吳玠嘗言之蜀人謂兀朮嘗招檜飲其家亦與馬兀朮之左右侍酒者皆中都貴戚王公之姬妾也知檜夫婦得歸皆嗟嘆亦有掩泣者兀朮曰汝輩安得比秦中丞家范宗尹為相檜為執政事有未盡善未嘗與宗尹爭而私言於上既排宗尹罷去則曰若用檜為相有二事可以聳動天下一則與南北士大夫通致家問一則糾率山東河北散群之人還之北方既相擬詔草以進曰軍興以來河北山東忠義之

無渡東

徒自相結約立功其後番兵深擾邊頭項人漸次渡江今各所在屯聚糧就議兵欲興兵討伐朕惟黎元騷動罪在朕躬既未能率以還北豈宜輕肆殺戮應河北山東渡東渡江無歸之人並令所在招撫聞具鄉土所在當議遣官糾率起發其南方士大夫因守官北地隔絕未能還鄉及北方士大夫同守官南方以至避難渡江想其念國保家之心彼此俱同雖有一時從權衛身之計必皆出乎不得已度其深謀遠慮亦

豈在人下應欲書問往來並令朝廷差人發遣如得回書有司即時遣侍人分付本家貴得情通各無疑問朕蒙祖宗休德託於士民之上初無處顯之心亦無貪功之意倘有生之類因朕得以保室家復井里則朕亦將復侍父兄省陵寢上下雖異此志則同布告中外諒此誠悃上雖納之不曾降出其曰豈宜輕肆殺戮實威使之畏也曰遣官糾率起發實強之行也曰一時從權衛身之計許之從夷也至謂復侍父兄

省陵寢此言何為哉其後虜使李永壽王詡未
議七事第一事欲盡取北人與檜二策合尚書
宇文虛中在虜廷其家在閩檜取其家欲送之
北其子師爰力祈免行不從竟驅以北舉室皆
滅於虜元祐臣寮之家鄭著及趙彬楊憲三十
家驅之赴虜廷悲號之聲感動道路其後罷相
上以檜三策諭翰苑綦崇禮行詞及詔綦崇禮
出示親札并檜親擬詔本布告在廷戊午歲檜
復相前日言官彈檜者劉棻已死黃龜年居湖

州差人押歸本貫福州雖沒不與遺澤又奏劄
乞下綦崇禮家取御札大槩謂靖康之末嘗上
書虜酋不立異姓及在虜中為徽宗草書達
虜廷虜待遇有加禮自謂君臣之契與立朝本
未如此又謂自初還朝時首令劉光世通書請
好其後呂頤浩都督在外臣又遣北人招討都
監門客通書求和未幾邊報王倫來歸頤浩遂
欲攘以歸已力援張邦昌友婿朱勝非入朝既
而圍城中人綦崇禮與頤浩勝非援邦昌時授

偽命人謝克家復來經筵當臣之求去也 陛
下撫諭再三恩意款密臣獨以書生不識事體
以必退為真是願浩乃與權邦彥同日留身乘
間建言以為宰相之去乃無一事於是旋易臺
諫擬請御筆至崇禮草制之日請以為據崇禮
被逐嘗以御筆公示廣眾其不知事君之體至
於如此若不收拾御筆復歸天府則萬世之後
忠逆不分微臣得君立朝無所取信詔台州取
索至則歸史館時秦熿提舉祕書省實收之也

既詔班師飛上疏曰虜人巢穴盡聚東京屢戰
屢犇銳氣沮喪得謀者言虜已盡棄輜重疾走
渡河況今豪傑向風士卒用命天時人事強弱
已見時不再來機難輕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
陛下圖之疏累千百言 上亦銳意恢復欲
觀成效賜札報之曰得卿十八日奏言班師機
會誠為可惜卿忠義許國言詞激切朕心不忘
卿且少駐近便得地利處報揚沂中劉錡同共
相度如有機會可乘即約期並進檜聞之益懼

乃先詔韓世忠張俊楊沂中劉錡各以本軍歸
而後言於上以飛孤軍不可留乞姑令班師一
日而奉金字牌者十有二飛嗟惋至江東向再
拜曰臣十年之力廢於一日非臣不稱職大臣
秦檜實誤陛下也諸軍既先退飛孤軍懼兀
术知之斬其歸路乃聲言翼日渡河兀术疑京
城之民為內應夜棄而出北遁百里飛始班師
人民大失望遮飛馬首慟哭而訴曰我等戴香
盆運糧草以迎官軍虜人悉知之今日相公去

此某等不遺唾類矣飛亦立馬悲咽命左右取
詔書示之曰朝廷有詔吾不敢擅留勞苦再四
而遣之哭聲震野至蔡有進士數百輩及僧道
父老百姓集於廷進士一人相帥叩頭曰某等
淪陷腥膻將逾一紀伏聞宣相整軍北來志在
恢復某等跋望車馬之音以日為歲今先聲所
至故疆漸復醜類獸犇民方室家相慶謂幸脫
左衽忽聞宣相班師誠所未諭宣相縱不以中
原赤子為心其忍棄垂成之功耶飛謝之曰今

日之事豈予所欲哉出詔書寘几上進士等相
率歷階觀之皆大哭相顧曰然則將柰何飛不
得已乃曰吾今為汝圖矣乃以漢上六郡之閒
田處之且留軍五日待其從從而南者道路不
絕今襄漢間多是烏方兀木夜棄京師將渡河
有太學生扣馬諫曰太子無走京城可守也岳
少保兵且退矣兀木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我
精兵十萬京城中外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
曰不然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

外者以愚觀之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生
蓋陰知檜與兀木事故以為言兀木亦悟其說
乃由居翼日果聞班師虜亦幸其去不敢追也
當時論者謂使飛得乘此機以往北虜雖強不
足^難平也故土雖失不難復也飛既還虜無所畏
稍侵寇已復州縣飛自知為檜所忌終不得行
其志用兵動衆今日得地明日棄之養寇殘民
無補國事乃上章力請解兵柄致仕上賜詔
謂方資長美助予遠圖未有息戈之期而有告

老之請不許自廬詔入覲 上問之第再拜虜
人大侵河南分兵趨川陝 上命飛應之飛以
王貴行八月以趙秉淵知淮寧府虜犯淮寧秉
淵敗之又悉其衆圍秉淵飛遣李山文貴解其
圍虜再攻潁昌上命津發人民於新復州軍據
險保聚韓世忠捷於千秋湖命飛以蔡州軍牽
制九月虜犯宿亳命飛控扼九江又付空名告
身正任承宣使以下凡四百八十一道以厲戰
功十月川陝告急復請益兵以董先行又命廣

設間課誘契丹諸國之不附兀朮者十一月命
益光州兵援田邳直虜聚糧順昌將寇唐鄧入
比陽舞陽伊陽諸縣命捍禦隄備是月梁興在
河北不肯還取懷衛二州大破兀朮之軍斷山
東河北金帛網馬之路金人大擾紹興十年正
月諜報虜分路渡淮飛聞警即上疏請合諸帥
之兵敵敵未報十五日兀朮韓常以重兵陷壽
春府二十日韓常與龍虎而王號者先馳渡淮
二十三日駐廬州界邊報至行在 上賜飛札

曰虜人已在廬州界上卿可星夜前來江州乘
機照應出賊後詔未至飛料虜既舉國來寇巢
穴必虛若長驅京洛虜必犇命可以坐制其弊
二月四日既遣奏復慮上急於退虜又上奏
今虜在淮西臣若擣虛勢必得利萬一以為寇
方在近未暇遠圖欲乞親至蘄黃相度形勢利
害以議攻卻且虜知荆鄂宿師必自九江進援
今若出此責得不拘使敵周測上得會兵奏
大喜及得擣虛奏令緩行是日又得出蘄黃之

奏益喜賜札諭以中興基業在此一舉初九日
飛奉初詔方苦寒嗽力疾戒行以十一日就道
猶恐大軍行緩親率背兔先駐十九日上聞
飛力疾出師賜札曰聞卿見苦寒嗽乃能勉為
朕行國尔忘身誰如卿者師至廬州兀术聞飛
之師將至與韓常等俱懲賴昌之敗望風遠遁
遂還兵於舒以俟命上賜札以飛小心恭謹
不敢專進退為得體時北方有上書以休兵勸
虜酋者謂南方今日之兵乃北朝向來初起之

兵、至是而始精所向無前恢復之機誠在於此、飛之所以拳、也鄺瓊為兀术謀復窺濠州三月四日飛不俟詔麾兵救之次定遠縣兀术先以初八日破濠州張俊以全軍八萬駐於黃連鎮距濠六十里不往救俾楊沂中趨濠州城外遇伏而敗虜方據濠聞飛來即遁夜踰淮不能軍四月遣兵捕柳冠駱科又遣兵助光州自朱仙鎮之機一失虜勢寢張雖却復進王師備禦攻討皆無預於恢復之計柘臯之役第能

挫其鋒而已先是十年司農少卿高穎忤懷自言欲禪贊飛十年連結河洛之謀措置兩河京東忠義軍馬為攻取計飛所遣梁興復懷衛二州絕虜人山東河北金帛網馬之路不肯還南竟無成功而檜力欲議和惠諸將不同已用蜀士范同計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飛至即授樞密副使加食邑特詔位在參知政事上賜金帶魚袋銀絹視宰相初除禮飛亦請還兵罷宣撫司諸軍皆冠以御前字五月十一日詔韓世忠留

晚分地也俊

院供職張俊與飛並以本職按閱軍馬措置戰
守同以樞密行府為名撫定世忠軍於楚州初
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俊長飛十餘歲飛事之尤
謹紹興初元有詔督責張俊平寇李成俊賴飛
成功俊亦服其忠智屢稱薦於上前其後飛
二三年間平蕩江西湖廣劇寇復襄漢六郡故
疆其功名出諸將上上亦眷遇飛厚俊頗不
能平方四年虜犯淮西乃俊分地也俊不肯行
宰相趙鼎以書責之至平江又以墜馬傷臂辭

鼎怒遣一卒隨之眎其必行且奏請誅俊卒無
功而還飛渡江戰大捷解廬州圍上奇其功
加鎮寧崇信兩鎮之節俊益慙及飛位二府官
爵與已埒益懷忿疾飛每屈已下之俊不為禮
初平楊么飛獻捷樓舡於俊、受舡不答書飛
待之益恭七年恢復之請甚合上意面命手
札皆以恢復之事任飛嘗賜札曰非我忠臣莫
雪大耻又曰卿為一時智謀之將非他人比又
曰朕非卿到終不安心又勅諸將聽飛號令如

朕親行一時褒表委汪異於諸將往、皆疾之
淮西之役飛自鄂渚聞命即行中涂俊貽書以
前涂之糧為言飛不復問鼓行而進時賜札有
曰卿聞命即往廬州轉餉之艱卿不復顧必造
其行非一心許國誰肯如此俊聞之疑飛漏其
言於上歸則反謂飛逼留不進以乏糧為辭
或勸飛與俊庭辯飛曰吾所無愧者此心耳何
辨必其後俊與飛視韓世忠軍世忠嘗以謀劫
虜使敗和議忤檜俊承檜風旨欲分其背兔俊

謂飛曰上留世忠而使吾輩分其軍朝廷意可
知也飛曰不然國家所賴以圖恢復者惟自家
三四輩倘主上復令韓太保典軍吾儕將何
顏以見之俊不樂比至楚州登城行視俊謂飛
曰當修城以為守備計飛曰所當戮力以圖恢
復豈可為退保計俊變色遷怒於二侯兵以微
罪斬之韓世忠軍吏耿著與總領胡紉二言樞
密來必分世忠之軍以為生事紡上其語檜怒
捕著下大理獄擇酷吏鍛鍊欲誣世忠飛嘆曰

吾與世忠同王事而世忠以不辜被罪吾為負
世忠乃馳書告世忠世忠大懼亟奏乞見伏地
自明上諭之曰安有是撫勞起之明日宰執
奏事上以詰檜且促具著獄著坐妄言追官
流嶺外而分軍之事不復究矣俊於是大憾飛
暨歸倡言於朝謂飛議棄山陽專欲保江飛以
書報世忠事檜亦聞之飛自是危矣初飛與張
俊承詔眎世忠軍往辭檜謂之曰且備反側
世忠軍初無反側意檜為此語欲激其軍使為

變因得以罪世忠耳飛答之曰世忠歸朝則楚
州之軍即朝廷之軍也檜色變惡飛語直獨張
俊承檜意欲分其軍賴飛一言而止而檜益怨
飛矣飛慷慨自任不復顧忌趙鼎議崇建二國
公典禮與檜意殊檜擠鼎而逐之飛對客語必
歎息檜深惡之自兀术復取河南地飛深入不
已日以恢復勸上而檜主議和兀术以書謂檜
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且殺吾
婿不可以不報必殺岳飛而後和可成飛入覲

論和議謂相臣謀國不臧虜人必渝盟上以
檜奏付飛、讀之見德無常師主善為師之語
飛惡其言飾奸罔上則曰君臣大倫比之天性
大臣秉國政忍面謾其主即檜益憾之飛亦自
知不為檜所容力請解兵萬俟卨論飛章再上
不報羅汝楫六章又不報飛亦抗章乞罷上
惜其去詔不許八月飛上章還兩鎮節詔充萬
壽觀使奉朝請張憲王貴王俊皆飛部將也王
俊初為東平府卒告其徒呼千誅得為都頭俊

以張憲謀還飛兵柄告於王貴、執憲以歸之
張俊、時以樞密使駐師在建康密院吏王應
求言於俊密院無推勘法俊不從自鞠之使憲
誣服以為得岳雲手書俊以告檜十月械憲至
行在下之棘寺十二日檜奏乞召飛父子證張
憲事上曰刑所以止亂若妄有追證動搖人
心不許檜不復請十三日矯詔逮捕飛雲亦先
逮繫前一夕有以檜謀語飛使自辯飛曰使天
有日必不使忠臣陷不義萬一不幸亦何所逃

明日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飛心初命何鑄治其獄明飛無辜改命万俟卨誣飛諭于鵬孫莘致書于憲貴令虛申邊報以動朝廷誣雲以書與憲貴令措置使飛復還軍而其書則皆謂已焚矣自十三日赴逮坐繫凡兩月無一事問飛高憂懼不知所為或有以不坐淮西之事使如臺評則可以為罪矣十二月十八日始有省劄下棘寺命以逗留詰飛而所收御筆及往來道涂月日皆可考實未嘗逗留也乃命大

理評事元龜年雜定之會歲莫獄不成檜一日自都堂出徑入小閣良久手書小紙令老吏付獄中即報飛死矣蓋十二月二十九日也初憲雲獄辭出於吏手一二寺官知其無宰相繼以去既不得毫髮罪始以逗留詰之飛困於拷掠亦無服辭飛既死於獄矣具獄乃以眾證蔽罪飛賜死憲雲戮於市張俊楊存中泣之稍出兵衛諸門且俾俊存中遣卒送兩家之孥徙之遠方行路之人見之者為之殞涕飛幕屬賓客坐

者六人參謀薛弼與万俟卨厚檜在永嘉日弼嘗從之游弼知檜惡飛先納交或以動息告之得不坐初飛在獄高先令簿錄飛家貲取飛所得御札束之左帑南庫飛家徙嶺南與憲資產並沒入官王貴者檜之姻黨也搜括無遺獨得尚方所賜物而已初万俟卨代何鑄治飛獄擢為御史中丞大理丞李若樸何彥猷以飛為無罪固與高爭高彈若樸以黨庇飛與何彥猷俱罷大理卿薛仁輔亦言飛冤以罪去知宗士

傷請以百口保飛高劾之竄死於建州布衣劉元升上書訟飛冤下棘寺以死王俊以告訐自左武大夫果州防禦使超轉正任觀察使姚政龐榮傳選以傳會遷轉有差王俊後離軍檜猶不忘之授以副總管時董先亦逮至檜恐其有異辭引先面諭之且撫勞之曰無恐第證一句語言今日便出先唯、檜使大程官二人護先至獄中先對吏即服遂釋之樞密使韓世忠心不平獄成詣檜問其實檜謂飛子雲與張憲書

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相公言莫須有何
以服天下因力爭之檜不納洪皓時在虜中馳
蠟書還奏以為虜所大畏服不敢以名呼者惟
飛至号之為父諸酋聞其死皆酌酒相賀它日
皓還論及飛死不覺為之慟上亦素愛飛之
材勇聞皓奏益痛之初飛從戎留妻養母姚氏
從高宗渡河既而河北淪陷音問隔絕飛遣
人訪求數年不獲俄有自母所來者謂飛曰而
母寄余言為我語飛勉事聖天子無以老嫗為

念也飛乃竊遣人迎之往返十有八然後歸奉
之至孝母痼疾藥餌必親嘗之居家行步唯恐
有聲遇出師必戒家人謹侍養母死與子雲扶
視歸葬將佐有願代其役者謝卻之既葬廬於
墓側朝夕號慟連表乞終喪凡三詔犹不起勅
監司守臣請之又不起責其官屬以嚴刑使之
以死請乃起奉詔終三年不解哀經自夷狄亂
華飛立志慷慨誓不與賊俱生自建炎初元至
紹興十一年凡十餘年間屢與虜戰攘卻群盜

出入江西湖廣亦五六年其志每以取中原滅
金虜為念雖平大盜如李成曹成馬友彭友楊
么皆飛之功然其經行見於詩詠則以群盜為
蝼蟻之群也豈足為功北踰沙漠蹀血虜廷復
二 聖還故疆乃吾志耳初樞密行府受王俊
告言暨俊與憲對辨王俊所告無一事實而棘
寺始以淮西之事詰飛淮西雖非飛地分飛時
在鄂渚首抗章欲備先驅擊虜寇得御札褒許
又飛乞乘虛入京洛皆未奉詔之先當時臺諫

亦不深考其事淮西之役飛受 御札十有五
誠有之時邊報踵至飛在鄂渚去淮西千餘里
恐其後時故盼趣詔為多然出師之命雖在正
月而二月九日詔始至飛即力疾出師實奉詔
三日而行 御札有曰得卿九日奏已擇定十
一日起發往蘄黃舒州界則可見矣自鄂而蘄
黃自黃而舒廬飛又慮大軍行遲乃親率背嵬
為先驅其至也虜方在廬望風自退飛還軍舒
則復未窺濠又次定遠虜聞飛來夜踰淮而去

雖無大功張俊楊沂中當任其責况俊總全師
八方遇敵自可制勝而駐兵黃連鎮距濠六十
里而不能救俊與沂中不用劉錡之言墮虜計
中遇伏而敗非無飛之助以致敗也時有詔扎
付楊沂中曰兀朮復窺濠州已降手詔與韓世
忠張俊皆於濠州附近尅期同日出戰則是役
也軍事專任世忠俊沂中而飛特助之耳况又
非飛所分地分也臺諫至謂飛以乏糧為辭則
御札有曰卿聞命即往廬州轉餉艱阻卿不

復顧問必過其行非一意許國誰肯如此蓋謂
糧乏者乃俊也俊貽書以糧乏告飛而詔旨及
是俊已疑飛漏其言於上而深憾之謂糧乏
乃俊語非飛意也而俊反以此誣之方虜寇河
南詔飛助劉錡兀朮兩月而飛拜御札二十有
三多於淮西時矣淮西十五扎飛之子霖嘗抗
章乞賜還孝宗皇帝從之取之左帑復以鼻
霖至今與完詔扎皆藏其家先是紹興四年兀
朮劉豫兵七十萬寇淮西亦詔飛自鄂州以兵

未會虜退飛遣牛臯追擊大破之又六年飛屯
襄漢劉豫遣子麟姪猊合我叛將李成孔彥舟
閔師古之兵七十萬分道犯淮西劉先世張俊
同奏乞詔飛以兵東下飛至江州麟已敗詔止
其行飛凡三赴淮西之急難道里有遠近而未
嘗踰期且十一年虜之入壽春也飛聞警即上
奏乞出師繼又入奏乞出京洛以制其敵又恐
是時欲急退虜乞出蘄黃議攻郤皆未始奉
詔也其孫珂嘗以所藏御札并陛對月日及

以被罪省劄下棘寺之文著辨誣五事謂建儲
之議在軍前上奏而參謀薛弼謂在陛對時且
誣上有不樂語謂此非大將所宜言者弼之妄
也弼本附檜所以言此者欲嫁怨於上而謂飛
之死蓋自取非檜之罪也王伯庠私紀謂紹興
辛酉虜入寇張俊韓世忠欲深入惟飛駐兵淮
西不動御札促飛行凡十有七最後有社稷
存亡在卿此舉實未嘗有此詔又謂飛移軍三
十里而止上始有誅飛意者亦弼之意也且

御札十有五言十有七亦非也十一年八月
九日臣僚言飛謂楚州為不可守為沮士氣蓋
飛嘗與張俊同登楚州城俊欲增築飛謂當進
取中原不當僅守於此謂飛為專欲保江者亦
誣也熊克中興小曆載宰執奏事聞 聖語及
飛棄山陽事以為附下要譽亦誣也諫議大夫
万俟卨論飛虜騎犯淮而飛固稽嚴詔至舒蘄
而還又謂飛執偏見欲棄山陽亦誣也建炎四
年十月丙申兩浙安撫大使劉光世奏準 御

筆承州殘虜攻圍山陽諸鎮之師逗撓不進蓋
光世以兵駐鎮江不進而以會合王林郭仲威
之兵不至為解謂飛等遷延五十餘日遂失機
會是時楚州趙立告急而張俊不肯行乃改命
光世而令飛腹背掩擊時飛屯宜興雖有泰州
鎮撫之命未赴也飛有軍萬人合軍士之孥計
七萬以上須舟以濟須糧以食州郡皆坐視必
俟稟朝命而後從九月二日始入泰州十二日
飛始得九月六日之詔且令光世益兵與飛等

無逮字
無強字

會而飛以狀至光世皆不報飛乃夜飲士卒以酒激厲而用之獨以一軍至承州轉戰彌月凡三大捷獻俘在在有所詔褒嘉而光世在鎮江雖承督詔無憲數十坐閱兩月未嘗渡江其事皆可攷也 孝宗之在潛邸也嘗聞贛州兵徐述齊叛事以告 高宗檜怒而絕其俸又風曹詠輩十人露章請 壽皇歸秀邸持餘服如飛之寬孰敢言之者檜監脩國史每逮見飛捷奏必怒強形於色或削之其後二十六年左僕射沈該

監修國史奏檜秉政以來所書 聖語多出已意請刪之檜常以王俊告訐欲遷總管回奏俊事 聖語謂飛當時欲具舟入川有統制官諭諸軍乃止亦誣上語該所刪果能盡乎大兵之後州縣凋敝飛每出師以軍餉為憂每調兵食必感額謂將士曰東南民力耗矣國家恃民而爾曹徒耗之大功未成何以報國與樂於用兵志在玩寇者不同年而語矣京西河北始平即募民營田給以牛種假以口食分任官吏責其

成功又為屯田之法使戎伍攻戰之暇盡力南
畝行之二三年省漕運之半 上嘗書曹操諸
葛亮羊祜三事賜之宣撫司官屬有冗員乞行
裁減飛自奉薄居家惟用布素無姬侍之奉蜀
帥吳玠嘗以名姝餽之飛不樂厚遣使者而歸
之或諫之則曰國耻未雪 聖上宵旰不寧豈
大將宴樂時耶少時飲酒至飲_數斗不亂 上嘗
面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方可飲酒自是絕口
不飲臨危誓衆言及國家之禍涕泗氣塞士卒

皆欬欬聽命臨敵奮不顧身必先士卒或問以
天下何時太平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命則
太平矣與將校語必勉以忠孝教之以節義所
部兵二萬人守禦攻討未嘗乏事其御軍也重
蒐選謹訓習公賞罰明號令嚴紀律同甘苦背
兔之名始於西番飛所用皆一當百嘗詔以韓
京吳錫二軍付飛皆不習戰飛擇其可用者千
人遂為精卒每止兵休舍輒課其藝注坡跳濠
之藝皆被重鎧習之惟精張憲步卒有功於莫

即閔解金束帶及銀器賞之雲嘗被甲習注坡
馬躓而踣怒欲斬之諸將力祈免猶鞭之百乃
釋之偏將或夸功或違勅或慢令必誅必斥之
約束明簡使人易從違者必罰行師秋毫不犯
有踐民稼者市物不如直者皆不少貸卒有取
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之與士卒最下者同
食尊酒鬻肉必均及其下酒少則投以水而人
各一吸焉 詔書褒其絕少分甘與人同欲是
也出師士卒露宿飛亦露宿諸將遠戍則令妻

至其家問勞其妻妾或以金帛餽之其有死事
者哭之哀育其孤或與之為婚姻士卒疾病親
造視之問所欲言或為調藥 上所頒犒多者數
十萬緡少數萬緡付之吏分給不私一毫嘗命
其將犒給帶甲人五緡輕騎人三緡不帶甲人
二緡將裁其數以自私杖而殺之恩威兼施人
人畏愛重犯法提兵數萬皆四方亡命嗜殺好
縱之人而奉令莫敢違兵夜宿民戶外民開門
納之莫敢入晨起戶外無一草葦所過民不知

有兵市井鬻販如平日民有鬻薪者損其直以
售之卒曰吾可以二錢易吾首耶竟不敢士卒
雖甚飢寒不敢擾民時諸將所統曰韓家軍岳
家軍獨飛軍號為凍殺不拆屋餓殺不虜掠民
間見飛軍過則相與聚觀舉手加額有感泣者
招降群盜訓飭教閱悉為精兵嘗遣騎馳奏至
楊子江大風禁渡騎曰寧死於水不可違將軍
令卒渡江飛善以寡勝衆南薰門之戰以八百
人破五十萬桂嶺之戰以八千人破十萬又以

背鬼騎五百大破兀朮十萬之衆兀朮雖能兵
亦憚飛也飛自結髮從戎十餘年間大小數百
戰未嘗敗北張俊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
勇嚴五者不可缺一問嚴曰有功者重賞無功
者重罰如此而已飛用兵雖伐叛亦以廣上德
為先去其首惡而擇其餘裨將寇成嘗殺降飛
劾其罪故信義著於人心雖虜之簽軍皆有親
附之意紹興間北虜查千戶高勇之乃龍虎之
部曲也千里歸飛初襄漢平諸郡多缺官詔許

專辟置黜陟之權飛集人材以能安集百姓為
先諸郡守貳皆以稱職稱後稍復舊即上章丐
還辟置之權上降詔以衛青不與招賢事稱
之後衰漢時宰相朱勝非使人諭之曰飲至日
當建節旄飛愕然曰丞相待我何薄也乃謝之
曰飛可以義責不可以利驅襄陽之役君事也
使記事不授節旄將坐視不為乎衰漢之役詔
劉光世以五千人為牽制之師六郡既復光世
之軍始至飛奏乞先賞光世功李寶結山東豪

傑數千人約以曹州之眾來歸飛以黃金五百
兩與之寶以五千人自楚泗來韓世忠奏留之
寶截髮慟哭願還飛麾下世忠以書與飛荅曰
是皆為國家何分彼此世忠歎服每辭官必曰
皆將士効力臣何功之有或功優而賞之薄為
再開陳然不當得則一級不妄予部將有正任
廉車者數人皆以積功伐而後至轉餉之官亦
為言其功於朝皆受賞雖小吏不遺下至遊說
之士如蕭清臣趙澗陶著皆言之朝而命以官

死事之典如舒綰明扈從舉吳立張俊之皆言
之不遺雲從軍雖立奇功匿不以聞或自朝廷
舉行上所特命而遷亦辭不已襄漢平雲功
第一不上逾年銓曹舉行始遷武翼郎平楊么
雲功亦第一又不上功張浚聞之曰廉則廉矣
然未得為功也浚乃奏雲功飛猶力辭嘗有特
旨遷三資飛辭曰士卒冒矢石斬將陷陣立奇
功始得霑一級男雲無故躡崇資是不能與士
卒一律將何以服衆又云非所以示大公至正

之道累表不受上嘉其志從之詔雲帶逆刺則
辭帶御器械則又辭雲年十二從張憲戰大捷
京西之役先諸軍登城下鄧州又攻破隨州能
以手握兩鐵錐重八十斤潁昌大戰無慮十數
入虜陣中甲裳為之赤身被百餘創然每勝飛
獨不上其功死之日年二十三上初欲以劉光
世之兵隸飛秦檜知其有大舉北征意沮之其
命竟寢飛嘗乞不假濟師以本軍進討除腹心
患鄴瓊叛又乞進屯淮甸賜詔獎之飛兵隸李

回日授神武副軍都統制已而聞乃甥婿高澤
民為之請而得之飛即自陳乞正澤民罔上之
罪力辭不受又數見面白其事回乃為言之
上報以出自朕意猶力辭再三諭之乃止幕屬
劉康年為之請母封國夫人次子雷授文資飛
知之鞭康年五百繫之上章待罪乞反汗初以
建炎上書失官歸招撫使張所補官所後以謗
謫至長沙賊酋劉忠脅以叛所罵賊不從遇害
其子宗本幼孤飛鞠養之紹興七年遇明堂加

恩捨其子而以宗本奏且述其死難之由上
俞之特賜所家銀絹匹兩百仍與一資恩澤飛
好禮下士多歸之商榷古今夜分乃寢出則
戎服弁首治軍務入則褒衣緩帶講經史恂
如書生口未嘗言功伐其用兵未嘗敗似韓淮
陰出師表與諸葛孔明相上下紹興間見國本
未立燕居思之或出涕泣人或切笑之嘗抗章
建議高宗皇帝嘉其忠詔褒之其後詣資善
堂見孝宗皇帝退而喜曰中興基本在是矣

高宗自檜薨後屬精萬機首欲復飛官万俟
高秉政蓋嘗治飛獄者力奏虜方願和好一旦
錄故將疑天下心不可虜敗盟太學生程宏圖
上書言故相秦檜主和議沮天下忠臣義士之
氣欲感動其心而振起之當正檜之罪而籍其
家雪趙鼎與飛之冤而復其官 上然其言詔
諭中原及諸國之人又詔燕北人昨被遣歸者
蓋為權臣所誤追悔無及又詔飛之家聽自便
凡檜之黨皆罷黜檜初惡岳州與飛姓同改為

純州至是詔仍其舊御史中丞汪澈宣撫荆襄
諸將與三軍之士合詞言飛冤澈諭以當奏知
諸軍大慟哭聲雷振都督張浚參贊陳俊卿聞
之皆為之悲歎 國朝著令刻劾輕罪因得重
罪原之蓋不欲求情於事外也王俊初告張憲
言欲經營復飛管軍兩造既至閱寔無是言則
又求之書飛與憲貴書雲與憲書既無之矣則
又求之飛平日之言飛所言建節於三十二歲
實未嘗言與 藝祖同董先獄辭已證其無是

語最後乃及於淮西違詔一二寺官如李若樸何彥猷固心知其不可而爭之 孝宗皇帝即位初元首下詔曰故岳飛起自行伍不踰數年位至將相而能事上以忠御衆有法屢立功效不自矜誇餘烈遺風至今未泯去冬出戍鄂渚之衆行師不擾動有紀律道路之人歸功於飛飛雖坐事以沒 太上皇帝念之不忘今可仰承 聖意與追復元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特與錄用制詞有事上以忠至無嫌於辰告蓋以

其有建儲之議也雲復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以禮附葬子孫襁褓以上皆官之女俟嫁則官其夫賜其家錢萬緡廟於鄂州賜號曰忠烈張憲復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閬州觀察使亦官其子孫又詔三省曰秦檜誣飛舉世莫敢言李若樸為獄官獨白其非罪令訪問甄錄既而李若樸除郎何彥猷已死其家自言詔特贈兩官與一子恩澤飛之子霖將漕河武北昌軍士百姓皆炷香具酒牢哭而迎有一姬哭尤哀曰公

今不復此來矣問之則曰其夫不善為人為公所斬矣霖帥廣州道出贛父老率子弟來迎皆垂涕洟曰不圖今日復見公之子霖於淳熙五年陛對上諭曰卿家紀律用兵之法張韓遠不及卿家冤枉朕恚知之天下共知其冤聖訓昭明垂信萬世彼孫覲何為者為他人誌墓至指飛為跋扈其誰欺乎

論曰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非姦雄變詐者比韓信用兵天下莫敵也觀其拒蒯通之說不肯

背恩自立其後期會遷延不至君臣之間、隙

始開

上眷飛厚而飛明於君臣之義進退之

機夷夏信服之者以其心也和戰之權制於人

主飛詐有不聽者兀術遺檜書曰必殺飛而後

和可成者敵人自為計也猛虎在山藜藿為之

不採飛雖不掌兵亦足以強國致和愈易矣况

是時虜上下相疑其勢已弱子玉猶在晉文公

側席之時也檜與飛不兩立飛疾檜之姦檜忌

飛之智汴京之士上書兀術其言料之審矣是

時如高里不如捷辣如粘罕相繼皆死獨兀木
在耳而諸將皆不啻足以當之此一大機會也
而檜敗之嗚呼檜之貪功以自專忌賢害能隳
中興之大計其罪上通於天而世之傾邪之士
猶立說以附檜如孫覲者多矣非使此說掃滅
於天地之間何以佐公論之行哉
又論曰時政記書事數年之後紀載豈無缺遺
紹興諸將之功夏官賞功之藉猶可攷也飛之
功當時史官所書用檜風旨削而小之者有矣

是時典領秘書圖籍者熈也實錄秉史筆則塤
也史官之屬則鄭時中檜之館客也丁妻明塤
之婦翁也林機其子婿也楊迥董德元王揚英
數十人皆其黨也 上嘗以檜朋比罷政翰苑
之臣綦崇禮當草制 上出檜二策且以親札
付崇禮據以草制其後柄用丐詔於崇禮家索
之既至則以付秘書省實收之也以至宰相拜
罷錄令悉上送官有存藁者坐以違制之罪檜
之慮亦深矣人之功則欲掩之已之功則欲大

之人之過則欲增之已之過則欲蓋之行之一時可也如天下後世何

宋朝中興四將傳卷之二



卷之二